



文白对照  
四库全书精华

子  
部  
·  
人  
物  
志

李 雯瑶主编

## 目摇摇录

人物志卷上·····	员
九征第一·····	员
体别第二·····	苑
流业第三·····	员
材理第四·····	缘
人物志卷中·····	员
材能第五·····	员
利害第六·····	愿
接识第七·····	猿
英雄第八·····	猿
八观第九·····	愿
人物志卷下·····	缘
七缪第十·····	缘
效难第十一·····	缘
释争第十二·····	员

## 人物志卷上

### 九征第一

盖人物之本，出乎情性。情性之理，甚微而玄，非圣人之察，其孰能究之哉？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含元一以为质，禀阴阳以立性，体五行而著形。苟有形质，犹可即而求之。凡人之质量，中和最贵矣。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，故能调成五材，变化应节。是故观人察质，必先察其平淡，而后求其聪明。聪明者，阴阳之精。阴阳清和，则中睿外明。圣人淳耀，能兼二美。知微知章，自非圣人莫能两遂。故明白之士，达动之机，而暗于玄虑。玄虑之人，识静之原，而困于速捷。犹火日外照，不能内见。金水内映，不能外光。二者之义，盖阴阳之别也。若量其材质，稽诸五物。五物之征，亦各著于厥体矣。

其在体也，木骨、金筋、火气、土肌、水血，五物之象也。五物之实，各有所济。是故骨植而柔者，谓之弘毅。弘毅也者，仁之质也。气清而朗者，谓之文理。文理也者，礼之本也。体端而实者，谓之贞固。贞固也者，信之基也。筋劲而精者，谓之勇敢。勇敢也者，义不决也。色平而畅者，谓之通微。通微也者，智之原也。五质恒性，故谓之五常矣。

五常之别，列为五德。是故温直而扰毅，木之德也。刚塞而弘毅，金之德也。愿恭而理敬，水之德也。宽栗而柔立，土之德也。简畅而明矜，火之德也。虽体变无穷，犹依乎五质。

故其刚柔明畅贞固之征，著乎形容，见乎声色，发乎情味，各中其象。故心质亮直，直仪劲固。心质休决，其仪进猛。心质平理，其仪安闲。夫仪动在容，各有态度。直容之动，矫矫行行。休容之动，业业跄跄。德容之动，颀颀印印。

夫容之动作发乎心气，心气之征，则声变是也。夫气合成声，声应律吕。有和平之声，有清畅之声，有回衍之声。夫声畅于气，则实存貌色。故诚仁，必有温柔之色。诚勇，必有矜奋之色。诚智，必有明达之色。夫色见于貌，所谓征神。征神见貌，则情发于目。故仁，目之精，愬然以端。勇，胆之精，晬然以强。然皆偏至之材，以胜体为质者也。故胜质不精，则其事不遂，是故直而不柔，则木。劲而不精，则力。固而不端，则愚。气而不清，则越畅而不平，则荡。是故中庸之质，异于此类。五常既备，包以澹味。五质内充，五精外章。是以目彩五晖之光也。故曰，物生有形，形有精神，能知精神，则穷理尽性。

性之所尽，九质之征也。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。明暗之实在于精。勇怯之势在于筋。强弱之植在于骨。躁静之决在于气。惨怛之情在于色。衰正之形在于仪。态度之动在于容。缓急之状在于言。其为人也，质素平澹，中睿然朗，筋劲植固，声清色怛，仪正容直，则九征皆至，则纯粹之德也。九征有违，则偏杂之材也。三度不同，其德异称。故偏至之材，以材自名。兼材之人，以德为目。兼德之人，更为美号。是故兼德而至，谓之中庸。中庸也者，圣人之目也。具体而微，谓之德行。德行也者，大雅之称也。一至谓之偏材。偏材，小雅之质也。一征谓之依似。依似，乱德之类

也。一至一违，谓之间杂。间杂，无恒之人也。无恒、依似，皆风人末流。末流之质，不可胜论，是以略而不概也。

【译文】

人物的本质，表现在情、性上。情、性的道理非常微妙深奥，除了圣人那样明察，常人又有谁能够将它探究清楚呢？世界上凡是有生命的东西，没有不是包含元一作为本质，禀受阴阳二气而确定根性，依靠五行而构成形体。只要它具备形貌和气质，就可以接近它，探究它内在的情、性。凡是人的性情素质，以中正平和最为可贵。中正平和的素质必定平淡无味，因而能养成五种德性，变化顺应规律。因此，观察一个人及其素质，一定要首先看他是否平淡，然后再看他是否聪明。聪明是天地阴阳的精华。一个身上的阴阳二气清纯调和，他就会思虑睿智见事明白。圣人清纯而明照，兼具平淡和聪明二美，能洞察事物的幽深细微，又能审视明显的迹象。除了圣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这些。明白的人，能把握行动的时机，却不善于深思熟虑；思虑深远的人，懂得安处静默的道理，而不能应变迅疾。这如同火光和太阳可以照耀外物，而不能见其内部；金属和清水内部晶莹剔透，却不能向外放光。这两者之间的差异，就是阴阳二气的区别。如果依据阴阳五行的道理，考量一个人的材质，那么五行的征候也表现在人的形体之中。

在人的形体构成中，木为骨，金为筋，火为气，土为肌，水为血。骨、筋、气、肌、血五物分别是木、金、火、土、水五行的征象。五物的实际状况，对人的品德各有所成就。例如骨骼坚直而柔韧的称作宏大刚毅，宏大刚毅是仁爱的品质；神气清洁而明朗的称作文章条理，文章条理是礼仪

的根本；肌体端正而结实的称作坚贞不移，坚贞不移是诚信的基础；筋腱强劲而精炼称作勇武果敢，勇武果敢是义节的决断；血气平和流畅的称作通达细微，通达细微是智慧的本原。上述五种品质具有永恒的特性，所以称为“五常”。

五常的区别，可以分列为五种品德。就是说，温和正直而和顺果决是木的德性，刚强节制而弘大坚毅是金的德性，诚实谦恭而循理敬畏是水的德性，宽容结实而柔顺直立是土的德性，简直顺畅而明白开启是火的德性。虽然它在人们身上的体现千差万别，变化无穷，但归根结底离不开这五种本质。

人们刚强柔弱、明白通畅、坚贞稳固等性格特点的象征，显露在他的外形容貌上，表现在他的声音言语中，发出自他的性情品味中。总之，一个人的内在性情都表现在他的外部形色上。例如，心性忠诚耿直的人外表必然坚定强毅，心性善良果决的人外表必定勇猛进取，心性平和有修养的人外表一定安详闲适。姿态的变化和容貌的表现，各有不同的神态举止。正直的人容貌武勇刚强，善良的人容貌谨慎有节，有德的人外貌温和轩昂。

人的容态的改变来自他的心情气质。心情气质的表象也体现在声音的变化。因为人的气质合成声音，声音又应合着律吕。有和畅平缓的声音，有清阳舒畅的声音，有回旋衍荡的声音。声音因气而通畅，容貌气色必然显示出来。因此，真正仁爱的人一定会有温顺柔和的神色，真正勇敢的人一定会有自信奋进的神色，真正智慧的人一定会有明白通达的神色。容色在外貌上的表现就是精神的征象。精神的征象表现在外貌上，人的情怀就会从眼睛中流露出来。仁爱是眼

睛的精气，因此仁爱的人忠诚端庄；勇敢是胆的精气，因此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。但是这些人都属于偏至之材，是把自己突出的一面作为材质的人。气质在一方面过于突出却不精粹的人，做事情就难以成功。例如正直而不柔和，会失于倔强迟钝；强劲而不聪明，会失于鲁莽蛮干；固执已见而是非不辨，会失于愚昧不明；意气用事而思虑不清，会失于越轨犯科；豪爽侠义而不宁静，会失于放荡无羁。但是中庸的质性和这些完全不同。木、金、火、土、水五种物质在体内都已具备，又包含着平淡无味的气质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种品性充实于心胸，心、肺、肝、脾、肾五脏的精气显露于外表，因此眼睛中闪耀着五采的光辉。总之，事物的产生先有形体，有形体而后有精神。能够把握人的精神，就能穷究天理、尽知人性。

人物性情的全部，也就是气质的外在征象。如果此说不误，那么平正或偏邪的气质决定于神情，聪明或愚昧的天资决定于精气，勇敢和怯懦的态势决定于骨筋，急躁或沈静的性格决定于血气，悲伤或喜悦的心情表现于容色，衰殆或整肃的形象表现在仪表，做作或自然的举止表现于容貌，和缓或急切的状态表现于言语。对一个人来说，如果质朴而平淡，内心睿智而外表清朗，筋腱强劲而骨格坚挺，声音清越而神色恬悦，仪态庄重而容貌端正，也就是说，九种气质的表征都达到极至水平，就是纯真精粹的德行了。如果九质的表征相互有所违谬乖失，就属于偏杂的人材了。偏材、兼材、兼德这三种人器度不同，他们的德性也有不同的名称。因此，在一方面比较突出的人材，以他的才干来命名；兼有几种才干的人，以一种品德见称；兼有各种美德的人，另外

给他以美好的称号。所以兼具各种美德而且达到极至，就称作“中庸”，它也是得到圣人称美的；九征粗备而不完善，则称作“德行”，它相当于“大雅”的称号；九征中有一项达到极至，则称作“偏材”，它相当于“小雅”的性质；九征中具有一项而程度一般，则称作“依似”，它属于乱德一类；九征中有一项达到极至而另一项完全违背，则称作“间杂”，它属于无恒的人。“无恒”和“依似”相当于“国风”中的末流人物。末流人物的质性有种种表现，不能一一评述，就略而不谈了。

## 体别第二

夫中庸之德，其质无名。故咸而不碱，淡而不醜，质而不缛，文而不绩。能威能怀，能辨能讷，变化无方，以达为节。

是以抗者过之，而拘者不逮。夫拘抗违中，故善有所章，而理有所失。是故厉直刚毅，材在矫正，失在激讦。柔顺安恕，每在宽容，失在少决。雄悍杰健，任在胆烈，失在多忌。精良畏慎，善在恭谨，失在多疑。强楷坚劲，用在桢干，失在专固。论辨理绎，能在释结，失在流宕。普博周给，弘在覆裕，失在溷浊。清介廉洁，节在俭固，失在拘局。休动磊落，业在攀跻，失在疏越。沉静机密，精在玄微，失在迟缓。朴露径尽，质在中诚，失在不微。多智韬情，权在谲略，失在依违。及其进德之日不止，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，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，犹晋楚带剑递相诡反也。

是故强毅之人，狠刚不和。不戒其强之搪突，而以顺为挠，厉其抗。是故可以立法，难与入微。柔顺之人，缓心宽断。不戒其事之不摄，而以抗为别，安其舒。是故可与循常，难与权疑。雄悍之人，气奋勇决。不戒其勇之毁跌，而以顺为恇，竭其势。是故可与涉难，难与居约。惧慎之人，畏患多忌。不戒其慎于为义，而以勇为狎，增其疑。是故可与保全，难与立节。凌楷之人，秉意劲特。不戒其情之固护，而以辨为伪，强其专。是故可以持正，难与附众。辨博之人，论理贍给。不戒其辞之泛滥，而以楷为系，遂其流。是故可与泛序，难与立约。弘普之人，意爱周洽。不戒其交

之溷杂，而以介为狷，广其浊，是故可以抚众，难与厉俗。狷介之人，砭清激浊。不戒其道之隘狭，而以普为秽，益其拘。是故可与守节，难以变通。休动之人，志慕超越。不戒其意之大猥，而以静为滞，果真锐。是故可以进趋，难与持后。沉静之人，道思回复。不戒其静之迟后，而以动为疏，美其悞。是故可与深虑，难与捷速。朴露之人，中疑实礲。不戒其实不野直，而以谲为诞，露其诚。是故可与立信，难与消息。韬谲之人。原度取容。不戒其术之离正，而以尽为愚，贵其虚。是故可与赞善，难与矫违。夫学，所以成材也。恕，所以推情也。偏材之性不可转移矣。虽教之以学，材成而随之以失。虽训之以恕，推情各从其心。信者逆信，诈者逆诈，故学不入道，恕不周物，此偏材之益失也。

【译文】

中庸这一德性，它的实质难以名状。如同含有盐份的水，虽有咸味却不苦涩，虽然淡薄却非无味。它又如同一块丝绸，质地朴素也非了无纹饰，虽有文采却不过于艳丽。具有这种良好德性的人，能使人敬畏，也让人归附，有时善辩，有时木讷。千变万化没有一定之规，但以通达作为准绳。

因此，亢奋进取的人显得过份，拘谨畏缩的人有所不及。拘谨和亢奋的人都不符合中庸之道，虽然他们的长处可以有所发挥，但是在义理上都有所缺失。例如严厉正直刚强坚毅的人，具有矫正邪曲的才能，缺点是常用过激的言辞攻击别人；柔和恭顺安详宽厚的人，长处在于遇事宽弘能容，缺点是优柔寡断；勇猛强悍雄杰豪迈的人，优点是刚烈有胆量，缺点是目无法纪无所忌惮；精细善良慎重畏缩的人，优

点在于恭敬谨慎，缺点在于遇事胆小多疑虑；强硬刚正坚定劲直的人，可以成为事业的骨干担当一面，缺点是容易独断专横；善于论辩析理的人，长处在于解疑释难，缺点在于飘浮放荡；博爱好施普济周给的人，长处在于胸襟开阔关爱宽广，缺点是清浊不分，交往混杂；清公耿介廉洁自律的人，长处是节操俭朴纯笃，不足之处是过于拘谨局促；志大果断直爽开朗的人，在事业勇于攀登进取，不足之处是粗疏迂阔；深沉冷静机警缜密的人，精于思虑能探玄发微，缺点在于反映迟钝行动缓慢；质朴坦率没有城府的人，优点是心地忠厚为人诚恳，缺点是心情外露无所隐藏；足智多谋厚貌深情的人，长于权术计划谲诈谋略，缺点在于犹豫不定难以决断。这十二种人如果不能坚持不懈的进行道德修养，如果不依中庸为准绳戒免自己才性方面的过度和不及，反而指责别人的短处，就只能增加自己的过失，如同晋国人和楚国人相互嘲笑对方佩剑的方向相反一样。

因此，坚强刚毅的人性情狠戾不柔和，如果不消除他争胜好强中的搪突，而将和顺当作屈从，就会越发激起他的亢奋之心。这种人可以和他立法设制让人遵行，难以同他体察机微；温柔和顺的人遇事迟缓宽容不决，如果不惊惕他的误事失职，而以刚毅奋进为伤害，就会安于舒缓。这种人可以同他遵守常道，难以权变决疑；雄武强悍的人意气奋发勇敢果断，如果不惊惕强悍造成的毁害挫折，却把和顺忍耐视为怯懦，就可能发展到极端。这种人可以同他们共度患难，难以同处于俭约之中；畏惧谨慎的人遇事胆小多顾虑，如果不克服他们在主持正义方面的软弱性，却视勇敢为轻率，便会增强其疑惧之心。这种人可以保全身家性命，难以立义守

节；凌厉正直的人意志坚劲耿介，如果不以固执护短为戒，而以辨博为浮虚，就会增强其专己之心。这种人可以与他们主持正义，难以随俗附众；能言善辩的人谈论事理详赡周备，如果不克服说话空泛没有边际的缺点，反而视楷正为束缚，就会顺遂他的流宕之心。这种人可以同他们打破界限，难以设立章法约束；宽宏博大的人心胸周遍协和，如果不对他的交游混杂引以为戒，而把耿介廉正视为气量狭小和暴戾，反而会助长他交游混杂的心意。所以这种人可以安抚民众，难以勉励美好的风俗；洁身自好注重节操的人能够扬清激浊，如果不对自己的狭隘清高引以为戒，却视广博宽容为混浊，就会增加他的拘谨固执。所以这种人可以与他们坚守节操，难以审势变通；锐意进取的人心志高远，如果不以贪多务得、好大喜功为戒，却以沉静为停滞不前，就会增加其果敢进取之心。所以这种人热衷进取，而不能谦居人后；深沉冷静的人遇事能深思熟虑，如果不以他们的过于冷静、迟疑不前为戒，而以锐意进取为轻率粗陋，便会以柔弱无为为美德。所以这种人可以与他们深谋远虑，难以当机立断迅速反映；朴实外露的人内心迟钝呆滞，如果不消除他朴实中的粗野率直，却以机巧诈变为荒诞浮华，就显得过于诚实笨拙。所以这种人可以建立信誉，难以应时顺变；多谋机变的人能随机应变取悦与人，如果不以他的心术背离正道为戒，却以款诚为愚昧，就会更会以浮虚为贵。所以这种人可以赞助良善，难以矫正邪违。学习，是人们成材的途径；恕道，能使人推己情知人情。偏材的性情是不能迁移转变的，即使劝导他们学习，成材以后，其偏材的缺陷仍难改变，就会丢掉所学到的东西。尽管以宽恕之道教导他们，可是在推己及

人时还会各以自己的心意为出发点。自己诚信的，便以为别人都诚信；自己狡诈的，也以为别人都狡诈。因此，学习不能掌握道的要义，宽恕却不能遍及于一切人，就是偏材缺点的明显表现。

### 流业第三

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。有清节家，有法家，有术家，有国体，有器能，有臧否，有伎俩，有智意，有文章，有儒学，有口辩，有雄杰。

若夫德行高妙，容止可法，是谓清节之家，延陵、晏婴是也。建法立制，强国富人，是谓法家，管仲、商鞅是也。思通道化，策谋奇妙，是谓术家，范蠡、张良是也。兼有三材，三材皆备，其德足以厉风俗，其法足以正天下，其术足以谋庙胜，是谓国体，伊尹、吕望是也。兼有三材，三材皆微，其德足以率一国，其法足以正乡邑，其术足以权事宜，是谓器能，子产、西门豹是也。兼有三材之别，各有一流。清节之流，不能弘恕，好尚讥诃，分别是非，是谓臧否，子夏之徒是也。法家之流，不能创思远图，而能受一官之任，错意施巧，是谓伎俩，张敞、赵广汉是也。术家之流，不能创制垂则，而能遭变用权，权智有馀，公正不足，是谓智意，陈平、韩安国是也。凡此八业，皆以三材为本。故虽波流分别，皆为轻事之材也。能属文著述，是谓文章，司马迁、班固是也。能传圣人之业，而不能干事施政，是谓儒学，毛公、贯公是也。辩不入道，而应对资给，是谓口辩，乐毅、曹丘生是也。胆力绝众，材略过人，是谓骁雄，白起、韩信是也。凡此十二材，皆人臣之任也，主德不预焉。

主德者，聪明平淡，总达众材，而不以事自任者也。是故主道立，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。清节之德，师氏之任也。法家之材，司寇之任也。术家之材，三孤之任也，三材纯备，三公之任也。三材而微，冢宰之任也。臧否之材，师氏

之佐也。智意之材，家宰之佐也。伎俩之材，司空之任也。儒学之材，安民之任也。文章之材，国史之任也。辩给之材，行人之任也。骁雄之材，将帅之任也。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，官不易方，而太平而成。若道不平淡，与一材同用好，则一材处权，而众材失任矣。

【译文】

人的流派按专长可分为十二类，就是清节家、法家、术家、国体、器能、臧否、伎俩、智意、文章、儒学、口辩、雄杰。

那种德高行美、仪容举止可供世人效法的人，可以称作清节家，延陵季札和齐国人晏婴就是这类人的代表；能创建法令制度、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人，可以称作法家，管仲、商鞅就是这类人的代表；通晓天地万物变化规律、机智多谋画策奇妙的人，可以称作术家，范蠡、张良就是这类人的代表；如果兼具德、法、术三材，并且达到纯备的程度，他的德行能够劝励社会风尚，他的法制可以匡正天下，他的权术谋略可为国家作出正确的决策，这类人可以称作国体，伊尹、吕望就是其代表；还有人虽然也兼具德、法、术三材，但水平不太高，他的德行可以成为一国的表率，他的法制能够匡正乡里，这类人可以称作器能，子产、西门豹就是其代表；还有些人具备三材中的某一方面，于是各形成一种流派：一是属于清节家的支派，但不能宽宏容忍，喜欢非难与争辨是非，这类人可以称作臧否，子夏就是其代表；二是属于法家的支派，虽缺乏创造性思维，不能深谋远虑，却可以胜任某种职事，能专心刻意运用伎巧，这类人可以称作伎俩，张敞、赵广汉就是这类人的代表；三是属于术家的支派，虽不能创立制度垂留法则，但善于应变权谋，机智权变

有余公平正直不足，这类人可以称作智意，陈平、韩安国就是其代表。以上八类人物的专长，都以德、法、术三材为根本。所以虽然有流派的区分，但都是能担当大事的人材。此外，善于撰写文章从事著述的人，可以称作文章，司马光、班固就是这类人的代表；能传授圣人的经业但不善于办事从政的人，可以称作儒学，毛公、贯公就是这类人的代表；言辞不合圣人之道，但答对论辩口若悬河，可以称作口辩，乐毅、曾丘生就是这类人的代表；胆量魄力超常、材能谋略脱俗的人，可以称作骁雄，白起、韩信就是这类人的代表。凡是上述十二类人材的素质，都属于人臣所应具备，而君主的才德则不包含在内。

君主的才德，聪明平淡，能使各种人材担任职务施展才干，而不是自己担负各种具体职务。因此，君主之道建立后，上述十二类人材就会各得其所。有清节家的德行，适宜担任师氏的职务；有法家的才干，适宜担任司寇的职务；有术家的能力，适宜担任三孤的职务；德、法、术三材皆备的国体，适宜担任三公的职务；三材不够纯备的器能，适宜担任冢宰的职务；有臧否的才能，适宜担任师氏的佐助；有智意的才能，适宜担任冢宰的助手；有伎俩的才能，适宜担任司空的职务；有儒家的才能，适宜担任安民的职务；有文章的才能，适宜担任国史的职务；有辩给的才能，适宜担任行人的职务；有骁雄的才能，适宜担任将帅的职务。于是君主之道设立，则人臣之道整齐有序，百官不必变更各自的方法，天下就会实现太平。反之，如果君主之道不能平淡，而只注重一种才能，就会导致一种人材掌握权力，而众多的人才不得其用的情况。

## 材理第四

夫建事立义，莫不须理而定。及其论难，鲜能定之。夫何故哉？盖理多品而人材异也。夫理多品，则难通。人材异，则情诡。情诡、难通，则理失而事违也。夫理有四部，明有四家情有九偏，流有七似，说有三失，难有六构，通有八能。

若夫天地气化，盈虚损益，道之理也。法制正事，事之理也。礼教宜适，义之理也。人情枢机，情之理也。

四理不同，其于才也，须明而章，明待质而行。是故质于理合，合而有明，明足见理，理足成家。是故质性平淡，思心玄微能通自然，道理之家也，质性警彻，权略机捷，能理烦速，事理之家也。质性和平，能论礼教，辨其得失，义礼之家也。质性机解，推情原意，能适其变，情理之家也。

四家之明既异，而有九偏之情。以性犯明，各有得失。刚略之人，不能理微。故其论大体，则弘博而高远，历纤理，则宕往而疏越。抗厉之人，不能回挠。论法直，则括处而公正，说变通，则否戾而不入。坚劲之人，好攻其事实。指机理，则颖灼而彻尽。涉大道，则径露而单持。辩给之人，辞烦而意锐。推人事，则精识而穷理。即大义，则恢愕而不周。浮沉之人，不能沉思。序疏数，则豁达而傲博。立事要，则熒炎而不定。浅解之人，不能深难。听辩说，则拟愕而愉悦。审精理，则掉转而无根。宽恕之人，不能速捷。论仁义，则弘详而长雅。趋时务，则迟缓而不及。温柔之人，力不休强。味道理，则顺适而和畅。拟疑难，则濡懦而不尽。好奇之人，横逸而求异。造权譎，则倜傥而瓌壮。案